

味勝蟠桃



杜君新正崔局密鑒山座隸直

星期三

小
說
日
報

杞王

The Novel Daily

第 二 百 七 十 六 號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口路馬三街平望海上立設館本

廣 告 刊 例

封 面 長	行 三 行	起 碼 每	日 每 行	大 洋 六	角 中 縫	同 普 通	長 行 每	行 四 角	後 幅 短	行 每 字	四 厘 長	期 面 議
-------------	-------------	-------------	-------------	-------------	-------------	-------------	-------------	-------------	-------------	-------------	-------------	-------------

印者明刷上派路八九
刷光印所海克中十號

廣告主任孫緯才

大來汽車公司

天七廬主人書例

四尺聯三元加一尺加二元堂屏等可以類推劣紙及扇面不啻當代名人書畫大觀及神州吉光集均有書件可見一斑 暫寓浙江開堰下埠葛天寄廬代接處上海新世界前大北地毯公司楊君天津特別區十號起士林行張君北京西直門站長張震生君

許塵父招收遙從弟子

許塵父招收遙從弟子

每十日為一期每期由塵父寄題作課一學科凡中國新舊文學如論說尺牘公文小說傳記諸文及各種實用之文皆係教授之列其書報雜誌刊登有酬贈原著作人得半其餘存塵父處文官將來組織社刊之用凡學生購閱該日報及情雜誌以取半價如限於財力不能購閱者由塵父當以備資在該生有課卷披露時購贈一分除評改課外(評改作兩事觀塵父向來改課注意批評俾學了解文法較易得大抵較平常稍備書心得便於自修之用者印寄各生為研究之助一諸生應用書籍由塵父按檢各人程度為擇定如購寄不便可由塵父代辦大書心得便於自修之用者印寄各生為研究之助一諸生應用書籍由塵父按檢各人程度為擇定如購寄不便可由塵父代辦大

大多數書局皆所稟識可照同行批發價格惟郵費須各人自理一塵父外埠學生能惠然顧我極所歡迎其因障故不便相見者可互易照片以代晤(如至發達時皆可函擬生行星期茶話會等特通聲氣而資討論但現時未能辦到)一諸生所用卷紙概由塵父寄發以昭一律而便評改不另取資

一有志從學者可先寄四個月學費普通六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塵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本簡章有未盡處得隨時通函修

正之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廬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大刷新

▲大贈品

本報日出三張已出二百數十號特約撰述者胥爲海上名人兼收並蓄無美不臻在各小報中可稱獨步茲當刷新伊始特備極大贈品以酬定戶雅愛

定價及贈品表

報定	金	年	半	年	三	月	一	月
費報	拾	圓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	角		
贈	金手表	十四開金	精製信箋	精製信箋				
品	一枚	約指一枚	四百張	一百張				

介紹代銷另有章程期限以兩月爲限過期無效
郵費在內

消閒社特別啓事

本社現因份子混雜極宜整頓故本社出版品之
消閒週刊第七期起暫行停刊社務略有把握
後再行繼續出版恐未週知特此通告

幻塵啓事

鄙人現因鑒於兼事太難腦筋未免因之不清故自即日起辭退一切渥上各職返里從事休養體我諸君如承不棄惠函請寄蘇州閶門西中市河振泰皮箱號轉交可也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

愛讀小說者不可不備一部
全國小說名家
虹徐卓堯枕亞范煙橋貢少芹許指嚴許廬父程瞻菴
材料俱爲愛讀小說諸君急欲詳知製成鏤版索者
全國名家信札中之親筆手跡一書此後西
文人腦造意落筆俱臻神妙讀者備此一書亦爲
購一冊乞郵票六十八分寄費在內郵票以
三分爲限一初版所印無多欲購尙請從速

專集

本書特請嚴峯先生編撰內容專載全國小說名家王鈍根西神包天笑江紅蕉李涵
 秋何海鳴沈禹鍾周瘦鵑胡寄塵馬二先生海上漱石生海上說夢人施濟羣姚民哀畢倚
 綠張含我張碧梧陳鐵蕉趙荃荊劉豁公嚴獨鶴嚴峯諸君之小史趣聞軼事佳話等所載
 者將全國小說名家不待言銅版堂一介紹興讀者相見嚴君之快慰可知本書卷首又將以上
 與諸名家之價值自不遜言一層矣全書精裝一冊實售大洋六角外埠函購郵票作九折算如
 升順雲軒出版部獨家發行「注意此」外別處概無分售

小言

名家著作

小哥哥的傷心語

十八歲的那年。我相與一個客人。是南京人。姓王名字我且隱着不說他。他是一個生意中人。却是從商業學堂出身的。狠有些新學識。舉動也很豪爽。因為在我這裏來往的很秘密。我看他的人格很不壞。我就有意要嫁他。一夜。我竟對他直說了。他說沒有這麼多錢。我問他籌的多少。他就一項一項算計給我聽。祇湊得三千多塊錢。我那時因為急欲脫籍從良。就不暇再三審查一切。把我私藏的一隻鑽戒檢出來給他。說道。這一隻戒指。值得一千三百多塊錢。你拿去換了湊滿數目罷。——因為我媽嫁我要四千元的身價。這一夜真說了不少的甜言蜜語。彼此都很感愉快。明日他就回去了。臨去時對我說道。候着啊。明日當有佳音。我也滿心歡喜。以為明日一定有好信息的。不料竟出乎所料。一連兩日。音信杳然。我心裏很是着急。竊在我媽跟前託辭說要去看看姊妹行。我媽應允了。我就忽忽忙忙的妝束前去。到他寓處一問。說他昨晚搭船走了。說不定到大連或是到星家坡。此地的房子也退租了。我這一急。非同小可。倘若不是站在人家門口。我登時要放聲大哭了。我那時礙着面子。雖然不會哭。心裏却像刀割似的陣陣作痛。就沒精打采的走了回去。一進房就倒在牀上哭起來了。我媽忙走過來瞧。問是怎麼了。我說偶然心氣痛。實在難過的很。我媽就忙着喚藥喚茶。倒給我吃。混鬧了一回。

自經這一番後。我總是心裏不快。一天總要瞞着他們哭泣一兩遍。過不幾個月。就頹然病倒了。雖幸不會死去。却是很受了苦痛。私中積蓄。多化盡了。手頭上一天拮据一天。我媽也就不時辱罵。益發叫人難受。好在

樓外

劈劈拍拍的聲浪。透自一家雄壯巍峨巨紳家的門房中。見兩人在那裏接罷。爐上面堆着一疊報紙。門的旁邊。還倚着一個乞兒。口中不住的說接那只好……惡很很的聲浪道。用你不着來叉嘴。還在這裏囉嘈。要請你吃門門了。——劈劈拍拍劈拍拍拍……不多時。一個人立起身來走了。見一個人慌忙曳住那人衣袂。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張氏 第九幕
周氏 太太 還是嬌嬌就是
什麼太太。還是嬌嬌就是

自悔井 鄭介石 合編
黃冠卿



齊及芹泥。故色愈明潤。終不枯槁。『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要法也。』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睡地者三。俄而或文三篇。『開元初。蜀貢人王雲鶴。搖動其中。有水旱兵革之災。虔觀無不應驗。』雲英雜記。杭州舖席有尹家文字舖。又有張官人諸史子文籍舖。按此書之。處也。自明以來。稱曰書坊。以標其貴。北宋刊本。俱能書之士。各隨字體。元人刊書。盛仿趙松雪字體。明隆萬時。有書工專寫席廓字樣。謂之宋體。刊本有宋體字。蓋助於此。

徵求小時報 鄙人現擬徵求舊曆七月十六小時報一紙如承割愛請寄本埠四馬路太和藥房與金泰收當有最新小說雜誌為酬先至有效後至郵壁吳金泰啟



傳書鴿

心齋 你此婦人。真是薄福鬼。有了太太不要做。『恨恨進去』
張氏 吾要求老爺將福海帶去。老爺不肯。故而在此跪求的。『哭介』
周氏 嫂嫂你放心。有吾作主。他不帶去。吾帶去。福海不要哭。嬌嬌帶你去就是了。
張氏 多謝嬌嬌。
周氏 你不必連累嬌嬌。吾不去。只要嬌嬌肯照應福海。吾已是感激不盡了。
周氏 嫂嫂。你一個人在此。如何是好呢。
張氏 嬌嬌。你不必替吾擔憂。吾在此可以沿門求乞的。『哭介』

極聯 四尺四元 一尺加二元
堂幅 四尺六元 一尺加二元
條幅 四尺三元 一尺加一元
橫幅 四尺四元 一尺加二元
壽屏 四尺六元 一尺加二元
匾額 四尺三元 一尺加一元
扇面 四尺三元 一尺加一元
手卷 四尺三元 一尺加一元
碑銘 四尺三元 一尺加一元
墨寶 四尺三元 一尺加一元
上海法租界中法大藥房
送(花柳病特效藥)詳述個人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各種預防秘法並藥後各種調護

限為月一費墨收祇者介紹報日說小由明申

孫才緯父子醫院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特效新藥注射每針一元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特效新藥注射每針一元
功效神速斷根金針注射聖藥
上海法租界中法大藥房
送(花柳病特效藥)詳述個人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各種預防秘法並藥後各種調護



綺芬浪墨

孫君綺芬以其生平著述。刊為專集。顏曰浪墨。問序於予。予識孫君未久。然老友王子西神。許子指嚴。周子劍雲。為予言。謂孫君少年勤學。平居探索詩古文詞。輒多心得。好從當世文士遊。遇年事較長。而以學藝名於時者。固有志之士也。今觀其為文。亦多清新俊逸之作。乃知三子之言。為不虛矣。余嘗謂中國今日文學。所以日就衰歇。其故在文士自命者。雖多於鱗。顧其對於文學。皆未嘗有發揮光大之志。而惟視為遺興之作。謀食之具。於文士之精神。遂以失墮。而可慨也。孫君方在英年。其於文學。殆非徒驚虛聲或藉此謀食者所可比擬。則他日之遺蹟。與夫為文學界致力之成績。當必有可觀者矣。預持此說。為孫君祝。孫君其勉旃。



和王祝 萱文七 秩壽詩 孫綺芬

人生七十古來稀。東閣延賓花四圍。遠砌芝蘭含靜氣。當窗梅柳漏春機。庭開寶樹聯星耀。酒看淋漓紙盡珠。讀到先生新製錦。詩成樂只台萊頌。善政宜民深入微。桃獻三千今正熟。人生七十古來稀。有花對酒談心曲。無事看書養氣機。愧未躋堂同介壽。聯吟敢效效靈機。到處甘棠遺愛日。常懷寸草報春暉。行年杖國心存矩。化俗張琴手自揮。椿壽八千恒不老。人生七十古來稀。東風吹綠柳仙草。遐算期頤鶴景稀。長安棋奕殊今昔。利鈍唯爭一著機。不是姬公張獵網。直教尚父老魚磯。鳴鑼盡日驚烽火。汗馬當年著鐵衣。得得偷閒尋樂事。人生七十古來稀。

良宵吟 前八
三五良宵月色濃。醉歌桃葉百花叢。玉簫金管和諧奏。綵燭華燈爛爛紅。繡榻新人羞答答。洞房賓客語融融。滿庭珠樹皆連理。慶衍龜斯夢兆熊。
鐵道吟 前八
飛輪一日馳千里。曉發青齊暮宿燕。跨水凌空無障礙。雷奔電掣卷風煙。運行天下球嫌小。遍覽山河道不偏。任重端憑機活潑。虛心鑒轍自求全。
逸民隨筆 前八
餘姚邑令鍾某。八旗人也。在政頗清正。折獄甚神奇。故里人咸傳之。

敬畏之。記其到任之初。不賜當地紳士。有某紳者。鄉中之一霸也。恨鍾之無禮。因密訴於上使。謂鍾貪食而無厭。邑民苦之。非去之不足以平輿論。嗣後鍾知之。然未嘗露聲色也。故於每日審判時。輒遣差役持片邀某紳蒞臨。及判決既畢。始謂某紳曰。今日所判公乎。某紳唯唯。如是者一月。某紳不堪其擾。携家亡去。於是當地惡紳為之歛迹矣。一日。有甲乙二人。爭色斗而涉訟。甲為農夫。為粉粉坊主。二人爭執不相下。鍾亦不能判孰是而孰非。既而謂差役曰。二人之爭。為色斗也。則罪果在色斗。命將色斗之錢數。二人成禍笑之。差役不敢違其命。取輾轉之。甫數下。麥屑紛紛下。於是曲折分明。甲唯唯服罪矣。
綺芬書屋雜綴 前八
成都薛氏家。士風至美。廚司以半瓠為杓。子孫就食。蝦羹肉樹一取之。飯再取之。
『飲酒者。嚼雞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則則不醉。』
『能詩之士。雨泡滅則得意。香煙斷而成吟。』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
『人能盡數天星。則偏知棋勢。』
『衛玠面而用化玉。』